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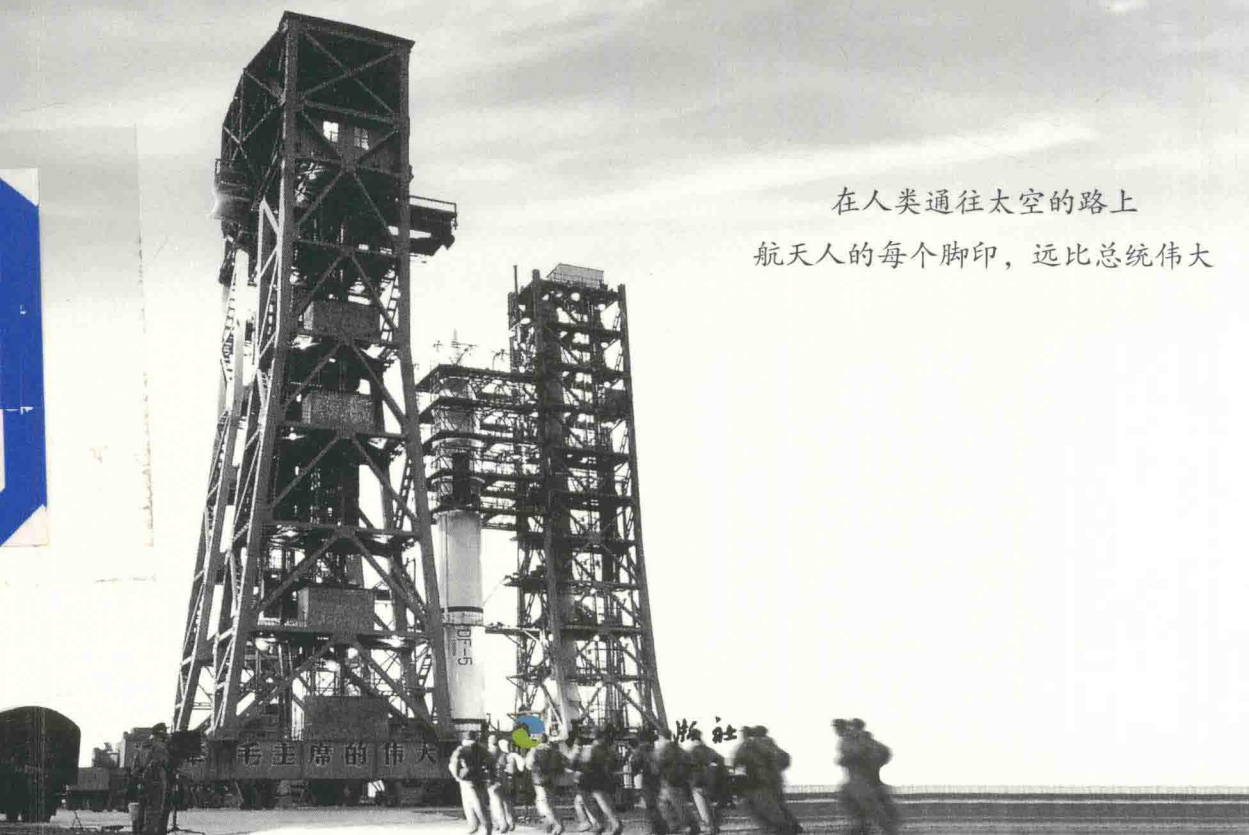
李鸣生航天七部曲 ③

从陆地到太空的文学远征

走出地球村

李鸣生 著

在人类通往太空的路上
航天人的每个脚印，远比总统伟大



I253.6
95

李鸣生航天七部曲

走出地球村

李鸣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地球村/李鸣生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01

(李鸣生航天七部曲)

ISBN 978-7-5455-1611-1

I. ①走… II. ①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721 号

ZOUCHU DIQIUCUN

走出地球村 李鸣生 著

出品人 罗文琦

选题策划 张京

选题组稿 谭清洁 漆秋香

责任编辑 谭清洁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电脑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田东洋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市锦慧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168mm×240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35千

定 价 3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611-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7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躺在摇篮里。

——“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

从陆地到太空的文学远征

——大家评说李鸣生“航天七部曲”

陈建功 等

朱向前（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飞向太空港》较之李鸣生过往的作品，无疑是一次新的飞跃。一是首次成功地对一个大型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驾驭与表达；二是突破了事件本身的局限，力求运用一个超越事件的“高视点”对事件进行观照与思考。前者保障了扫描的广度，后者提升了立意的高度。作品以“亚洲一号”为织梭，牵引着千经万纬，流贯而出；不刻意于结构，却把一幅长卷的布局处理得自然顺畅，从容舒展，疏密相间，张弛有致。这充分表露了李鸣生吞吐与消化大吨位题材的气魄与潜能。

冯立三（评论家、《小说选刊》主编）：《飞向太空港》这个题材就其可以容纳、折射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而言，具有极大的涵盖力和辐射力。它可以引导作家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观察和思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无穷无尽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因此，《飞向太空港》是对人类航天和中国航天悲壮历程中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历史、人生内容的一次顿悟，是将文学从一向表现人类自身的关系向同时表现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迈进的一次文学远征。

朱向前：《飞向太空港》表现了李鸣生吞吐大吨位题材的结构气度，

《澳星风险发射》则展示了他消化大吨位题材的理性高度。前者首次全景式地描绘了一幅中国航天事业的立体画卷，雄壮而辉煌，后者则复调式地奏响了一曲中国航天人乃至国民心理的交响乐章，深沉而悲壮；前者以明亮的颂扬色彩见长，后者则以凝重的反思旋律取胜；前者是认同成功，后者是超越失败。

李昕（评论家、三联书店总编辑）：《走出地球村》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作家真正要写的并不是“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新闻”，其真实用意是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史进行一次痛切而深沉的整体剖析和全面反思。作家把“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置于国际矛盾的压力和国内“天灾人祸”的交互作用之下来写，是作品产生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直接原因。作品大气、厚重，拥有强大的力度与广大的厚度，从艺术的反光镜中折射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赋予了作品史诗的品格。

周政保（评论家）：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是一部富有历史感的报告文学，人们可以从中读到或品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精神的，也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反科学的，或者是极其荒唐的。作品具有历史记述的意味，但写得很具体、很生动，也很聪明，显示了作者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作品的意义已超越了“航天”及“史”的范围：作为历史，它是发人深省的明鉴；作为精神观照，它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品味的对象。

李炳银（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鸣生的作品既是中国航天发射的大写真，也是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文学审视和观照。他的成功固然与他选择了“航天”这个题材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具有一种明显的独立审视意识。李鸣生的思维是十分自由理性的，他不像有的作家那样摆不脱事件的约束，把作品完全等同于事件的自然过程。他既注重报告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又非常看重对人物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表现。

我们从中感到了作家对题材的超越，看到了作家个性化的表现。

戚发轫（“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作为鸣生的朋友，我说几句。鸣生是一个很勤奋、很用心、很有思想、很有爱心的人。《千古一梦》我看了，很受感动。不仅写了幕前的人，也写了幕后的人。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成功后他们没有出面。鸣生把这些幕后的人的功绩给写出来了，而且写得非常生动。从我们航天人的角度来讲，《千古一梦》确实站在比较高的层次，思想境界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既写了历史，又有深刻的思想，正像我们航天工程一样，是一个大系统、大工程！

白烨（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千古一梦》以其恢宏的气度、全景的幅度，使得其他作品难以逾越和替代。尤其是既注重发展过程的勾勒、重要决策的揭秘，又讲究航天专家的刻画、辉煌时刻的渲染，使得这部作品充溢着历史感与文学性桴鼓相应的独特魅力。

王必胜（评论家、《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千古一梦》体现了李鸣生非常自觉的科学精神。作品写航天却不局限于航天，有非常开阔的精神视野，写出了科学对人类的意义，写出了科学的尊严。书中屡次写到科学和愚昧的纠缠与冲突，写到科学家的政治遭遇，写到他们内心焦灼地做着飞天梦，但现实愚昧的力量又拖住了他们。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书的前面有两句话：在人类通往宇宙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远比总统伟大。这体现了一种高境界的科学精神，作家的一种情怀。作品激情饱满，妙趣横生，是我读后很有收获的一部书。

李建军（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千古一梦》既有纪实文体的平实客观，又有小说叙事的摇曳多姿，因此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李鸣生将深沉的历史感、理性的科学精神与热烈的诗情融为一体，成功地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震古烁今的飞天图。

何向阳（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李鸣生是一个内心具有巨大能量的作家。从文字上看，他内心的巨大的能量不比把宇宙飞船送上太空的能量小。没有这种能量的人，不可能写出《千古一梦》。李鸣生年轻时就在发射基地当兵，这给他的人格成长注入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这种不可复制的精神资源又为他的人格成长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千古一梦》是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激情的延续，对科学的求真，对人文的热诚，对真理的书写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对于美和真不可抗拒的愿望成就了这部作品的史诗品格。

贺绍俊（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我愿意将李鸣生视为中国航天事业秉公直书的“太史令”。“太史令”是中国传统的史官，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历史的作用，因此史官始终具有一种庄严的历史担当的精神。史官记载了历史真相，让今人仍能了解千百年前我们的故土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最早的一位太史令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可以说是在努力效仿先辈司马迁的写作精神。他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太史令”，是不辱使命的。

李朝全（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李鸣生是一位有着丰富艺术创作经验的作家，除手中掌握了丰沃的素材，为其他同题材作家所难以企及外，他娴熟的艺术表达技巧则使《千古一梦》卓尔不群、出类拔萃。其叙述语言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但又不时有波澜迭起的曲折，峰回路转的精巧，叙事平实而多变。作品始终很好地把握了叙述的节奏，无累赘枝蔓之感。不仅独树一帜，且已臻于成熟之境，无人堪与匹敌。

马相武（评论家、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凡优秀的报告文学，需要满足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三个条件：重要的选题，权威的真材实料，正确的立场和非凡的见识。我细读了李鸣生的《千古一梦》，发现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令人信服的、最为成功的程度。作家又以其强健的笔力和

探索的勇气，赋予作品独特而完满的文体表现。高度结合的故事性和政论性使得作品十分好读而又非常耐读，我以为一般作家很难达到这一炉火纯青的语言和文体境界。《千古一梦》被广泛誉为最优秀的高科技题材报告文学，确实当之无愧。

赖大仁（评论家、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千古一梦》叙写重大题材，传扬科学精神，意蕴深厚，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艰难历史进程、讴歌伟大的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深厚的意蕴启人深思。该作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载人航天史，表现出可贵的史诗品格。

胡世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我对文学很外行，但李鸣生是我的老战友，李福泽将军是我心中的神，所以我认真读了《发射将军》。我觉得作者不愧为大手笔，他从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从民族安危、民族尊严的角度，去挖掘“两弹一星”的历史内涵。纵横几十年的历史，抓住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从中去体现历史创造英雄和英雄推动历史的全过程。虽然是大主题，但作者不仅仰望星空，更注重脚踏实地，从细微入手，无论是写人、写事、写情、写景，都恰到好处；对人文环境的描述如身临其境，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对感情的描写丝丝入扣、感人至深。

冯立三：我认为作家的成熟，语言是个重要的标志。李鸣生的语言很好，比如他在《发射将军》中写到1958年，一方面破釜沉舟搞导弹，一方面搞大跃进，写大跃进后的灾难就一个比喻：空旷的田野上到处是一片狼藉，一个个土法上马的钢炉就像一座座孤独的坟茔。谁这么写过大跃进？了不起。还有，描写太阳的诗，车载斗量。比如《静静的顿河》，写天空的太阳是黑色的；王之涣写白日依山尽，落山的太阳是白色的。李鸣生写太阳，就八个字：傲视天下，目空一切。谁这么写太阳？就他这么写，这是他的创造。总之，《发射将军》就是献给军人英雄和文

人英雄的纪念碑。所以我做了一块匾送给鸣生：“中国航天文学之父”。我认为李鸣生当之无愧。

陈建功（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鸣生的作品视野宏阔、人物塑造生动，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相呼应，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他的作品可称为中国航天事业形象的编年史，展示了一个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身上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我读过很多报告文学，有情感和没情感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和一般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区别。《发射将军》写出了将军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厚度以及他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李鸣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首先出于他内心的感动，再把这种感动变成生动的人物塑造。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值得报告文学界推崇的。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鸣生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当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在二十年里完成了“航天七部曲”。一个作家能在同一题材中坚持不懈地写作二十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是他对航天题材的了解和感觉恐怕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相比的，二是写同一题材是很有难度的，但他的每部作品都有变化和提升。另外，他在其他题材上的创作也是非常优秀的。他的作品对整个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李鸣生是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

梁鸿鹰（评论家、《文艺报》总编辑）：李鸣生在航天题材所达到的艺术震撼力和成就，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比，甚至从世界范围来讲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发射将军》宏观和微观结合得比较好，另外写人写得很好。报告文学最难写的就是正面人物，如何把好人写得让你爱读，对他产生敬仰之情，这个对作家是个极大的考验。《发射将军》没有采取以往的写法，李鸣生回归到文学，细腻、丰富地写出了将军的人

生况味。尤其将军从狱中出来后的章节写得非常好，我还很少看到写军人写到这个份上的。这对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启示。

韦廉（电影导演）：我读李鸣生的《发射将军》，感觉在读一部好的小说、好的电影剧本、好的历史剧。但静静一想，它还是报告文学，小说式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使报告和文学、记录性和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历史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政治分寸感和艺术的准确性以及新闻的五个“W”和艺术的“这一个”，都得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这种新的审美感受来自作品新的美和新的探索。《发射将军》确实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的统一，二者结合得非常好。第二个感受是《发射将军》带给我一种新的审美感受。这个新的审美感受一是来自艺术上，另一个是作品在思想上有新的发现，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理性追求。比如写中国和苏联专家之间的故事，写得非常动人。总之，《发射将军》不仅显示了报告文学自身的魅力，而且说明文学历史也是可以改写的。

王晖（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发射将军》把将军个人人生悲欢的描述放置于对新中国近五十年历史进程反思的语境中，以个体命运之“小”窥见一国之“大”，又以一国之“大”反观个体命运之“小”。李鸣生没有按既定当代史的表述口径描述历史，而是通过描述发射将军的“个人史”以及诸多情节、细节等来建构其个体命运的逻辑线索，昭示其生命过程的清晰真相。同时又不止于小，将中国当代史视为一种阔大的语境、背景、幕布、氛围存在，将其密布、构织于主人公命运的所有轨迹之中，以此凸显主人公的传奇性。

张颐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李鸣生的《发射将军》确实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把一个口述的历史成功转化成艺术作品。共和国的发展得有一个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藏在社会深处很多地方，有生命的记忆、感性的记忆、创业历程的记忆。李鸣生把这些东西打捞出来，让我们几代人甚至未来人都能看到。这给国家记忆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积淀，为整

个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价值的高度，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这个资源值得我们传下去。所以这本书意义非常重大，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范咏戈（评论家、《文艺报》原总编辑）：读李鸣生的《发射将军》，眼前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将军相重叠。《发射将军》做到了大节与细节的结合，使发射将军的形象十分灵动，超越了一些写老一辈将军的报告文学的拘谨与禁忌。从中我看到了李鸣生的一种心灵纬度：他是通过由“史”向“诗”的转变，复活历史并做了诗意的传达。因此《发射将军》既是李鸣生对以往航天系列作品的突破，也将对我国科技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提供新的经验。另外，李鸣生确实有把握大报告文学或者说书写大历史的一种心灵的纬度，这是很多作家难以做到的。他在和历史对话时，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在呼唤着一种“中国精神”，这是构成他的作品很突出的一个特色。

刘茵（评论家、《当代》原副主编）：我认为报告文学作家现在最重要的是思想担当，自由写作。李鸣生在这方面是突出的。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担当精神的作家，是继徐迟之后写科技题材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七部力作，构成了绝无仅有的无可替代的航天系列。但七部作品各不相同。《发射将军》注重从人物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将军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他把报告与文学结合得很好，书中很多故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将军闪光的精神世界，这是对人性深刻的开掘，更是对“左”的路线的鞭打。这就是李鸣生的担当精神。

彭学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李鸣生的报告文学惯于以细节见长。《发射将军》充分体现了宏大叙事的细节魅力。不少作家写作，往往只问主题宏大，忽略细节的魅力与力量。殊不知所有作品，都是靠无数的细节去展现和附丽的。文学就像一棵大树，主题只是一根主

杆，而细节则是作品中的根系和枝叶，是维系生命所在。《发射将军》同样是大题材、大视野、大叙事，却从小处入手，细部着力，让宏大主题回到生活细节，让政治事件回到文学艺术，让各种人物回到原色本真，以时代、生活及人物的细部来反映时代、生活及人物的本质，生动、真实而丰沛。洋洋洒洒五十万字，不让人望而生畏，而是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就是因为被大量生动的细节所吸引。而所有细节，都是直指人物心灵与精神的。

李建军：李鸣生有知识分子的情怀，有“史家”的抱负。在他的写实叙事里，我们总能发现一种说真话、写真人、留信史的自觉努力。《发射将军》体现了李鸣生一贯的写作理念和文学精神。我在他的这部厚重、扎实的作品里，首先看到的就是视野的开阔。他虽然写的是特殊领域的事情，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肖像。作者像小说家一样，很善于叙事，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像农民收获庄稼一样一丝不苟。李鸣生有很强的叙事能力。读《发射将军》，我有读小说的感觉。

何向阳：李鸣生的写作现象值得我们评论界好好研究。他的航天系列已完成七部，每部都有几十万字。这数百万字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工程问题。我在想，是什么力量使他一直保持着对航天事业关注的激情与热力呢？仅只是他青年时期是发射基地一员的经历吗？好像并不这么简单。他写了二十年，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是什么力量仍然支撑着他的“史记”之笔呢？我想是他内心深处的对于历史的一份责任的自认。航天事业是我们国家一段新的历史，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强盛，作为曾参与这项事业建设的一分子，已成为一名作家的李鸣生绝不允许自己轻易放下笔。深读之时，了然于心的是他落笔的肃穆苍劲，油然而生的是对这份使命认知的深深敬意。

王久辛（诗人、评论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李鸣生的创作不仅属于文学史，更应当属于国史的一部分，所鉴不仅是“兴亡”，更

是对国家高层决策人物的“正心”之作。尽管《走出地球村》写了国运、家运、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与悲欢离合，写得让人心揪，让人心颤，让人落泪。但我还是从十年“文革”中感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与本分，感到了政治集权对于个人才能的无情摧残与盲目的遮蔽。作品向我们揭示了科学巨匠对于国家的巨大作用，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即使科学巨匠也是人、渺小的个人时，面对无情的政治也无能为力的“集体有意识”亦等同于“集体无意识”的严酷现实。

龚举善（评论家、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鸣生的《发射将军》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中的优秀文本。它以毋庸置疑的历史意识、人性深度、问题眼光和文体自律，在当下报告文学集群中具有标杆作用。作品所蕴含的生命至上的人性深度让人怦然心动，这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审视中多有表现。同时，作品坚守报告文学应有的艺术立场，具有显著的文体爆发力、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吸引力，因而拥有超越自我、接续规范的文本示范功能和文体搭救意义。

陈启文（作家）：《发射将军》堪称李鸣生数十年来思想的结晶，甚至是一部集中反映了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既有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等大视野的大思考，又有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沉思，还有充满了正义理性、批判精神的深沉反思。报告文学有许多高度敏感的来自文学之外的禁律，敢不敢去碰这根高压线，是最考验报告文学作家的。追寻真相很难，揭示真相更难。对此李鸣生冷峻、不动声色地呈现事实，一边对历史客观审视秉笔直书，一边在揭示真相的同时追问反思，并以文学的方式来实现。他对发射将军的反思已不是对时代、对社会的反思，而是充满了人性深度的对生命、对存在的反思，在历史与命运的幽暗之中迸射出穿透灵魂的力量。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李鸣生不仅是个思想家，还是个哲学家。

张志强（作家、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李鸣生的《中国长征号》其实也是一次叙事的“变轨”，一次叙事的跨越。其叙事的意义不仅展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次国际对话，更重要的是作品叙事本身也是一次与世界文学的深度对话。它表明了中国作家正在试图打破在非虚构文学创作中自说自话的“独白”僵局、故步自封的自我陶醉状态，而走向清醒走向融合，走向与世界文学对接的最终时刻。李鸣生的这次叙事的“变轨”，获得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入场券。

傅逸尘（评论家、作家）：李鸣生多年来持续建构“航天文学”，但其权威性并非建立在特定题材的“垄断”之上，而是得益于纯粹的文学感觉、深刻的思想洞见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远征三万六》的结构方式和时间跨度并不宏大，各个章节相对独立且缺乏连贯的故事，但在李鸣生极富文学性的剪裁和思辨性的叙事中，不同层面的事件和人物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和逻辑的对话关系。对乖谬的特殊历史、悲壮的个体遭际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都分别给予或强悍、或温情、或批判、或体贴的关照。每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背后，都留有耐人寻味的思考，这需要强大思想质素的贯穿与融注。报告文学最终比拼的是作家的思想能力，而李鸣生恰恰就是思想力、思辨性都极强的作家。

宋玉书（评论家、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是一位从发射基地成长起来的中国军人的历史讲述，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的理性审视，是在高扬理性精神的文化语境中的深切反思，是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史诗性文本。它填补了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空白，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努力消解历史的“冷酷无情”，将中国航天豪迈与悲怆、奋争与困惑刻写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丁晓原（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是国志，也是文学，是中国航天的壮美诗史。作家的地位是由作品

的品位决定的，作家的个人史由其创作史建构。李鸣生以其高水准大规模的航天写作，铸就了他在文坛作为中国航天首席报告文学家、中国航天文学领军者的地位，即使在世界航天文学的书写中也可作如是观。

（注：排名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天空让人想起使命

——代自序

李鸣生

我要说的，是天空。

先做一个假想：假如有一天，天空突然坍塌，世界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假如有一天，天空突然消失，人类又会是怎样的惊慌？

也许，人类真的有过天空坍塌的日子，不然怎么会有“女娲补天”的神话？也许，世界真的有过没有天空的岁月，要不怎么会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

没有天空的日子，人类究竟熬过了多少世纪，而今恐怕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但没有天空的日子一定很悲惨，我想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想想吧，莽莽苍苍，混混沌沌，江河泛滥，群山倒立，空间爆炸，时光倒流。没有云彩，没有太阳，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当然也没有足够的空气。人类在黑暗中爬行，在冷风中哭泣，在洪水中挣扎，在地火中呼喊……昏暗中一切的一切，没人看见，无人知晓，甚至连上帝也装聋扮瞎。于是可怜的人类哟，从此落下了孤独、郁闷、痛苦的病根。

好在后来有了天空。

有了天空，人，才从天地间站了起来，伸直了腰，抬起了头，睁开了眼，迈开了步，从此得以顶天立地，结束了如动物般爬行的历史。

于是，因了天空和天空下到处乱窜的人，孤独的地球才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